

論文

詩情與畫意—郭雪湖《南街殷賑》觀後(下)

周志仁\*

※ ※ ※

六、民俗工藝

在南街上可見到內地（日本）、蓬萊（臺灣）、蕃產（原住民）「みやげ」招牌，即是名產、禮品店，既名南街就是要展現臺灣風貌，故日本風土之物，不在其繪畫標的之中。臺灣的工藝品以生活實用為主，也體現在招牌上，因此鮮明醒目，成為南街招牌的一大特色。



圖 68：《南街殷賑》的民俗工藝

南街球型與筒型的燈籠均以竹編並上桐油而成，是日常民居門口常見的裝飾品，以燈籠照明，熒熒微光是遊子對家最深刻的印象。燈籠除了可以防風雨，也可令光源能更加集中，張純甫〈瑞芳雜詠〉「嶺號圓通隧道通，車行最愛挂燈籠。中間顧後瞻前處，只有微光一線同。」<sup>115</sup>藉由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秘書

<sup>115</sup> 張純甫，〈瑞芳雜詠〉，《環鏡樓唱和集》（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6月20日），頁76。

燈籠下至瑞芳礦坑，一探坑道的神秘。傳統元宵節燈火輝煌，「一把燈籠一體裁，群童戲舞笑顏開<sup>116</sup>。」透過鑼鼓喧天與燈籠展示，宣告舊曆新年到達尾聲。在蓄電池等行動電源不充足的時代，燈籠也充作廣告用，如星樓〈擔仔麵〉「麥黃米白粉條新。竹擔燈籠喚賣人<sup>117</sup>。」是商人宣傳行銷的工具，臺灣的燈籠用途甚廣，街頭婚喪喜慶皆可見到，透過燈籠顏色與形制也是居民現狀與外界溝通的橋樑，也是儒家文化禮的展現。臺灣的燈籠大多五彩繽紛、炫目奪人、造形多變，也是日本人對臺灣民俗印象之一。



圖 69：蘭草編織婦女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圖 70-71：排灣族古陶壺、魯凱族人形木雕

資料來源：文化資產局

中部海線地區，由於盛產蘭草，許多婦女於農閒時以蘭草編織帽蓆等賺取生活所需，待完成後即有商人收購，送至大甲販售，因大甲為農產品集散地，遂冠大甲之名。大甲帽質地輕盈、遮日通風是當時男性外出穿著必戴之物。伯墀〈草帽〉「大甲由來是帽邦。紙條密密製成雙<sup>118</sup>。」除了蘭草帽，後來又有林投帽與之競爭。「漂葉抽絲製橢形，舊時蘭草帽同型<sup>119</sup>。」林投帽輕如薄紙，也深獲臺灣人所喜愛。在原住民工藝中特別以陶壺與人形木雕為代表，這兩項都是分別為排灣族與魯凱族特有手工藝，以突顯原住民族特色。

<sup>116</sup> 黃守謙，〈元宵戲詠〉，《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96 號（「文藝」欄），1910 年 3 月 25 日。

<sup>117</sup> 星樓，〈擔仔麵〉，《台南新報》9006 期，1927 年 3 月 2 日，頁 6。

<sup>118</sup> 伯墀，〈草帽〉，《詩報》157 期，1937 年 7 月 18 日，頁 16。

<sup>119</sup> 魏清德，〈林投帽〉，《臺灣日日新報》（「瀛社詩壇」欄），1913 年 8 月 5 日，第六版。

## 七、南街廣告與宣傳

雖是真實與想像參半的空間，但仍有多處不失為真，最鮮明的莫過於林立街旁的廣告旗，這種俗稱桃太郎旗的關東旗，常被用來作促銷宣傳用，後來迎城隍的陣頭亦可見其蹤跡。除此之外，各式的廣告招牌及看板在此亦屢見不鮮，廣告方式十分多元。



圖 72：中元大減價的關東旗



圖 73：1937 年霞海城隍陣頭關東旗  
資料來源：youtube

關東旗易裝設、不佔空間、好收納，再加上成本低，因此頗得商家喜愛，可在新年、端午、中秋逢時應節可重覆使用。如陳國樑〈廣告旗〉「絹中錦守寫來鮮。一幅隨風捲碧天。只為目標人報道。招邀購客大宣傳<sup>120</sup>。」當斗大商業訴求的廣告旗幟迎風飄揚，也吸引更多客人前來採購。另外，矗立在高處的招牌也是南街的特色，從事中藥買賣者居多，李水波〈賣藥〉「最愛招牌懸市上。良方購買許多人<sup>121</sup>。」應當是見證臺灣人愛買藥養生的最佳寫照，然而有時也會遇到無良的奸商「招牌懸一角。信口任雌黃<sup>122</sup>。」醫藥詐騙例子亦常有所聽聞。

除了圖中看得見的布旗與招牌，宣傳單也是行銷利器。當時印刷技術發達，只要事先排版，不消片刻成百上千的宣傳單即成，商店也會請人在街道散發，以增加業績，陳章〈宣傳單〉「分明寫得好文章。散佈街頭客正忙。廣告何須旗幾面。先言合用紙千張。口碑載道同歌頌。說項

<sup>120</sup> 陳國樑，〈廣告旗〉，《詩報》68 期，1933 年 10 月 18 日，頁 10。

<sup>121</sup> 李水波，〈賣藥〉，《詩報》249 期，1941 年 6 月 4 日，頁 20。

<sup>122</sup> 夢鶴，〈奸商〉，《詩報》232 期，1940 年 9 月 15 日，頁 20。

逢人擬表揚。從此免勞提耳聒。一篇看罷便端詳<sup>123</sup>。」即宣說其善妙處，在一張紙內以寥寥數語，即可陳述商品內容特色及折扣項目，令消費者十分明瞭易懂，可以迅速行銷至目標顧客手中。



圖 74：蔣渭水出殯時關東旗布置  
資料來源：大稻好站



圖 75：南街（永樂町）招牌  
資料來源：《躍動的青春》



圖 76：江山樓宣傳單  
資料來源：臺灣史博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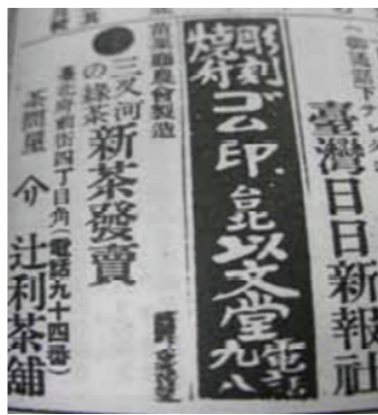


圖 77：日治時代報紙廣告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



圖 78：臺北公園放送亭  
資料來源：北市府

利用宣傳單可以令人記憶深刻，不致成爲驚鴻一瞥，也可以憑單優惠，與今日功能相差無幾。另外報章廣告也常被利用，除了商業用途也可徵詩、公告、祝賀……等，用途多元，也是許多報社收入來源，日治

<sup>123</sup> 成章，〈宣傳單〉，《詩報》84 期，1934 年 7 月 1 日，頁 6。



時代雖有廣播電臺，但僅提供聚會休閒<sup>124</sup>或公告放送外<sup>125</sup>，並無作私人廣告商業用途使用。

## 八、族群融合的商業活動

臺灣自古即是南島民族發源地，清朝統治後始有熟番、生番之名。後為開發中央山脈資源，將政治勢力進入山地，僅簡易地以原住民居所，區分平埔番與高山番。日本統治期間積極統治山區，除設隘寮、派駐警，更使專家進入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調查，明治 31（1898）年伊能嘉矩經過科學分類，將臺灣原住民族分為 4 群 8 族 11 部，後又分為 9 族，大正 12（1923）年裕仁太子巡視臺灣，詔請總督府將生番改稱高砂族，以去污名化。

### （一）邵族原住民觀光招牌

日本經歷甲午、日俄、第一次世界大戰……等戰爭後，躍升為世界強國，國民可支配所得年年提升，再加上臺灣交通網路續完成，減少行車時間，提升民眾旅遊意願，甚至可以利用森林火車或支線鐵路至阿里山鄒族、日月潭邵族部落探訪，霧社、角板山等地亦有輕便車可達，只要有兩至三週的休假即可來臺環島旅遊。部落族遊也是日本民眾周遊臺灣行程之一，在南街中形象最鮮明的即是日月潭的邵族部落觀光廣告，城隍廟旁的廣告牌中站著邵族少女以日月潭為背景仿佛正招手邀請遊客前往觀光，探訪湖光山色美景。

當時配合全亞洲第一的明潭發電廠建置，鋪設二水至車埕間的集集線鐵路，搭乘火車朝發夕至，由於方便易達，日治許多詩作吟詠湖光山

---

<sup>124</sup> 日治時期還引進新式的傳播工具，例如：廣播、唱片及電影等，加上報紙、雜誌等文字媒體，讓臺灣人能藉此了解新的事物及吸取新的知識。到了 1930 年代，收音機除了是接收總督府的號令外，也成為家庭聚集親朋好友，一起收聽新聞與娛樂節目。詳見張靜宜，《太陽旗下的台灣》，（臺中市：莎士比亞文化事，2009 年 4 月再版），頁 39。

<sup>125</sup> 臺灣廣播從 1930 年開始試播，1931 年（昭和 6 年），財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正式成立，廣播事業由此開始，收聽廣播是有料（收費），非會員必得每月繳交聽取料（收聽費）。1930 年代，收聽放送和播放曲盤（唱片）成了風尚。日本無條件投降，裕仁天皇玉音播送，宣布日本戰敗的訊息，也是利用廣播傳送到全臺各地。詳見莊永明，《城內舊事：臺北建城 130 週年》（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年 8 月初版），頁 113-114。

色亦不少，如溫惠雲〈遊日月潭〉「湖上微風動客舟。波光激灩好優遊。煙嵐翠嶺如圖畫。涵碧樓高映渡頭<sup>126</sup>。」、李啓南〈涵碧樓遠眺〉「閒來獨立水邊亭。連望珠山一點青。日月精華壯詩膽。吟聲搖動少微星<sup>127</sup>。」當時能在湖面盪舟吟賞風月或行吟湖畔尋訪謬思，皆被視為當時文人雅士的樂事。「杵音頻入耳。蕃女舞蠻腰<sup>128</sup>。」、「日月潭深碧水明。蠻歌夜唱杵音清<sup>129</sup>。」邵族特色的舞蹈與悠揚的杵歌，也是令許多觀光客留連之處，天然水色與原民風情，令人暫忘塵囂。



圖 79：日月潭與邵族女性



圖 80：邵族杵音明信片  
資料來源：國立史前博物館



圖 81：邵族男女原住民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

## （二）達悟族的海島風情

《南街殷賑》充滿原住民意象，莫過於雅美族（今達悟族）。當時紅頭嶼（今蘭嶼）已為臺灣所轄。也有不少人專程踏入這一海角樂園，將此地的民情風貌以詩歌為記錄的形式，壽如〈曉泊紅頭嶼〉「紅頭嶼上草芊芊。矮屋比連起曉煙。聞道蕃人生計事。半漁滄海半耕田<sup>130</sup>。」將蘭嶼為防颱風所築的半穴居屋及農漁並存的謀生方式與世人一同分享，達悟族以海為田，憑藉著片板即可遨遊大洋深處，秀峰〈曉泊紅頭嶼〉也描寫「一行鷗鷺翻飛處。數箇蕃童打槳游<sup>131</sup>。」，如實寫出此地達悟男子深黯水性，天寬地濶任悠遊的豁達心境。特殊的民風，總是吸引著人們前來揭開島上的神秘面紗。

<sup>126</sup> 溫惠雲，〈遊日月潭〉，《詩報》103期，1935年4月15日，頁11。

<sup>127</sup> 李啓南，〈涵碧樓遠眺〉，《風月報》107期，1940年4月15日，頁31。

<sup>128</sup> 陳魯詹，〈遊日月潭〉，《詩報》95期，1934年12月15日，頁2。

<sup>129</sup> 呂章富，〈日月潭杵音〉，《南方》156期，1942年7月15日，頁36。

<sup>130</sup> 壽如，〈曉泊紅頭嶼〉，《台南新報》11688期，1934年7月23日，頁8。

<sup>131</sup> 秀峰，〈曉泊紅頭嶼〉，《台南新報》11686期，1934年7月21日，頁8。



圖 82：《南街殷賑》達悟族拼板舟與圖騰



圖 83：達悟族及高腳屋  
資料來源：史前博物館



圖 84：拼板舟圖騰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由於地處臺東東南外海，孤懸海外，只能依賴船隻、忍受顛簸之苦前去，到訪者亦不多，再加上當時的資訊不發達，郭雪湖筆下的達悟族真實面貌亦無法展現，只能見到拼板舟上的一男一女的原住民，達悟族女性為求豐收，以甩髮舞最有名，故留長髮。舟上的男子則仿拼板舟上的圖騰式樣，而舟上的建物又不似高腳屋，反而像傳統式樓房建築，將原住民傳統舟筏描繪如中國樓船，而達悟族的女子在此猶如向廟宇祈求的少女般十分不協調，另外商店樓臺的外框仿照雅美族裝飾條紋，卻如同排灣族蛇紋般亦顯得突兀，推測當時彩色圖錄書籍較稀缺，故無法呈現真實狀況

### （三）阿里山登山鐵道旁的鄒族

在當時原住民最為人所熟悉是居於阿里山的曹（今鄒族），阿里山森林鐵道的建設，除了帶來林業巨額的收入，亦透由鐵道控制沿線的鄒族原住民<sup>132</sup>，將政治勢力伸向車站沿線的部落中。在阿里山的宣傳，除鐵道風光外，最常見到就是吳鳳對鄒族原住民成仁取義故事<sup>133</sup>，其事蹟也編入

<sup>132</sup> 野上彌生子在〈西海岸遊蹤〉一文登阿里山即景寫道官方利用阿里山鐵道帶領原住民參加臺灣博覽會：「擠在有車蓋的貨車裡，女人也很多，像是要去臺北參加始政40年紀念博覽會的旅行團體。基於政治性意義，當局鼓勵各蕃社去參觀。」（原載於1942年8月25日，東京：拓南社發行《朝鮮·臺灣·海南諸港》）詳見張良澤、高坂嘉玲，《日治時期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臺南州卷上》（臺南市：臺南市政府，2014年4月初版），頁234。

<sup>133</sup> 豬口鳳庵手記之《阿里山見聞錄》中，原住民祖先誤殺吳鳳，往時吳鳳生番心服，

日治時期的教科書中，在嘉義市東北方設置忠王廟<sup>134</sup>(吳鳳廟)塑像供奉，並於其犧牲處立碑悼靈，吳鳳在日治時期被視為義士，捨生取義事蹟被大加宣傳而馳名<sup>135</sup>，因而鄒族原住民革除馘首的事蹟也為中外民眾所熟知。

森林鐵道沿線亦設有派出所駐警巡察<sup>136</sup>，總督府採取「近代化」為目標，施以安撫及增產的手段方式，協助林業砍伐，相較於臺灣其他地區原住民抗日事件迭起<sup>137</sup>，屢屢引起大規模的征伐，此地原住民與殖民者相處和睦，甚至與日本人以失散的兄弟相稱。由於聚落平和，鄒族原住民文化也成為阿里山的特色。梁盛文於昭和 6 (1931) 年乘車上山暫停十字路車站時，留下〈余己已九月遊阿里山於途中所見綴成十首以誌鴻泥〉「十字路中交易場。幾多蓄女髮披裳。土官皮帽羽雙插。腰繫螺珠白有芒<sup>138</sup>。」，描寫鄒族原住民與遊客近距離互動，讓鄒族男女髮飾、衣裝歷歷可辨。

---

會寓意：最富思慮、傑出人物之美稱，而殺害吳鳳後番社痘瘡流行，竟認為亡靈崇孽，為主誓禁止殺戮漢民，痘瘡遂止。詳見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頁 396-397。

<sup>134</sup> 臺北市勝山寫真館 1931 年出版的《台灣紹介最新寫真集》一書曾介紹「吳鳳廟」：「その義人は今廟宇に神と祭られた。碑はその記念に建てたので嘉義の東北二里餘の地にある。」詳見應大偉，《台灣經典寫真・邂逅 30 年代 Formosa (下)》(臺北市：里野影像出版社，1997 年 10 月初版)，頁 390。

<sup>135</sup> 是民國 4 (1915) 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二年級學生謝鳴珂在〈臺灣旅行記〉中即寫於車中聽聞吳鳳事蹟：「至車驛，乘車南下，四時四十分啟車。余在車中，聞嘉義東南二、三里中浦社口莊有通事吳鳳廟。鳳字元輝，清乾隆時阿里山番通事。」詳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旅行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9 月 30 日) 頁 99。

<sup>136</sup> 十字路車站位於海拔 1534 公尺處，附近置有派出所。距嘉義 55.3 公里，為早期達邦、來吉兩處山地部落往來必經之地。詳見傅朝卿，《2007-2008 文化資產宣導推廣活動鐵道文化經典之旅導覽手冊》(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8 年 10 月)，頁 120。

<sup>137</sup> 以臺中和平地區泰雅族為例，大正 9 (1920) 年即發生白冷事件、梨山事件、遠藤事件等重大抗日活動，造成重大傷亡，而襲警、狙擊、馘首等零星事件亦是時常發生。詳見鄭安晞，《願社平和：臺中和平地區原住民聚落》(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8 年 12 月初版)，頁 74-80。

<sup>138</sup> 梁盛文，〈余己已九月遊阿里山於途中所見綴成十首以誌鴻泥〉，《詩報》4 期，1931 年 1 月 17 日，頁 2。





圖 85：鄒族首領之子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圖 86：鄒族女子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在詩中鄒族女子穿著長袖、對襟，長至腰間的棉布短上衣、著肚兜，藍、紅、白的裝束十分鮮豔美麗；沿襲清朝，日治時期仍設有部落領袖的土官（頭目），其頭戴尾羽（Teofsu）裝飾的鹿皮或羌皮帽，大抵正確，然鄒族多用貝製及玻璃珠綴成的珠鏈垂於胸前<sup>139</sup>，而非腰際處，也是與現實不同處。

日本人將鄒族教導為模範蕃社，甚至視為兄弟民族，每當日本皇族至阿里山旅遊，定在此大張旗鼓辦理奉迎拜謁儀式<sup>140</sup>，展現「日本化」的教化成果。在霧社事件後，許多人對於原住民產生懼怕，鄒族原住民和善的面龐也是最先出現雜誌中<sup>141</sup>，以消除旅客對部落旅遊安全疑慮。

#### （四）克勤克儉的客籍雜貨店

除了知名大藥商與布料批發商，郭雪湖也不忘將販賣民生日常用品

<sup>139</sup> 田哲益，《鄒族》（臺中市：莎士比亞文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4月再版），頁17。

<sup>140</sup> 總督府安排各部族挑選出的代表在官員帶領下齊聚於十字路車站迎接，並進行特奉迎，先由臺南州知事做簡報，接著讓皇族與這些可以操流利日語的原住民對談，最後由皇族下賜代表文明的糖、鹽、肥皂、毛巾等民生用品來完成整個儀式。詳見陳煒翰，《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臺北市：玉山社，2014年5月初版），頁168。

<sup>141</sup> 臺北市勝山寫真館1931年出版的《台灣紹介最新寫真集》一書曾介紹「阿里山トフヤ蕃人」：「ツオウ族トフヤの蕃人が盛装して装阿里山鐵道十字路驛まで出て内地からの視察團體出迎へてねる處である。」詳見應大偉，《台灣經典寫真·邂逅30年代 Formosa（下）》（臺北市：里野影像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頁390。

的「四益廣東雜貨行」置入畫中。「日業和洋雜貨商，輪移出入更繁昌<sup>142</sup>。」雜貨店搬有運無，並且「草地鷓鴣能信用，包頭有欠請來賒<sup>143</sup>。」在家庭青黃不接之際給予寬宥，因此街坊間的雜貨店與一般家庭經濟維繫甚多，在物質不豐的年代，憑著克勤克儉發家致富亦不少，臺灣首富王永慶在日治時期即是靠著雜貨、米行賺取人生第一桶金。



圖 87：雜貨店      圖 88：客家男女服飾      圖 89：大稻埕莊協發雜貨店（莊永明故居）  
資料來源：文化部      資料來源：中央社

此地的廣東雜貨店不是專賣廣東貨物的店面，日治期間，總督府將漢人分為閩籍與粵籍，粵籍即是客家人，客家人勤勞樸實，善於商業，搬有運無，在何處皆能堅毅奮鬥，郭雪湖與任瑞堯曾一同拜於蔡雪溪門下，兩人為至交，常常一起切磋畫作或到圖書館研讀資料。其父親與叔父所開設的雜貨店即以「四益<sup>144</sup>」為號，進入畫中，郭雪湖在畫中善用小細節，將原住民、閩南、客家文化原素納入其中，呈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島內族群融合的生活面貌。

### 陸、畫外之地：南街的真實面貌

自昭和 2（1927）年至昭和 5（1930）年以前，已辦理過 3 次臺灣美展，特選、入選及評審委員名單<sup>145</sup>都已呈現於世人眼前，得獎的作品與評

<sup>142</sup> 黃幼惠，〈懋遷〉，《詩報》268 期，1942 年 3 月 18 日，頁 9。

<sup>143</sup> 賴惠川，〈新詩〉，《悶紅小草》（嘉義：大東齒科，1951 年 12 月 31 日），頁 24。

<sup>144</sup> 《易經·謙卦》：「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sup>145</sup> 臺展特選名單如下：第一屆村上英夫《基隆燃放水燈圖》第二屆郭雪湖《圓山附近》、陳進《野分》、第三屆呂鐵州《梅》、郭雪湖《春》、陳進《秋聲》，而評審為木下靜涯、鄉原古統、松林桂月（第二屆加入）等三人。

審委員的人選，決定獎賽的風格，更多人能夠按圖所驥揣摩評審委員的品味，也就更容易於獎賽中脫穎而出。日本殖民臺灣至昭和 10（1935）年剛好為四十週年，又逢新天皇登基第十年，預備辦理臺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此時在臺籍人士要求下，規劃在太平公學校北側空地設置分會場。

臺灣本為日本南向東南亞的基地，因此場館建築規劃以閩南式建築為基調，宣揚南方殖民成果，配合大稻埕巴洛克洋樓式建築及臺灣人文風情，設有南方館、福建省特產介紹所、比律賓（菲律賓）館、暹邏（泰國）館……等館舍，進行以臺灣為主並融合廣東、福州、香港、澳門、河內、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方風味與特產的系列展演活動。



圖 90：臺灣博覽會南方館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圖 91：臺灣博覽會明信片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各地辦理博覽會已是常態，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展覽，將帝國工業化成果與國力展現予世人眼前<sup>146</sup>，從中凝結民眾對國家的認同與信心。昭和 5（1930）年正為籌劃初期，郭雪湖《南街殷賑》即是縮小版的臺灣博覽會一隅，透過殷賑南街，呈現日本對臺灣人的治理成果，以投合日本籍評審的口味。郭雪湖筆下如幻似真的南街，可以在臺展得獎，也是為

<sup>146</sup> 博覽會既是工業的展示也是帝國的展示，博覽會被現代國家當作最大祭典而賦予極重要意義的 1851-1940 年間，在這個空間中不斷由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巧妙進行大規模的展示。日俄戰爭前後，日本的博覽會除了設置朝鮮館、滿蒙館、南洋館等人氣展館，也推出愛奴人、琉球人、臺灣人的公开展示。形成帝國主義與博覽會的結合。詳見吉見俊哉著、蘇碩斌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10 年 5 月一版），頁 19。

博覽會起了暖身宣傳的作用。

圖畫中的南街形象，真假相參，並非真實的南街全貌。本次將以居民穿著、中元民俗、迷信橫行、酒樓藝妲、耽迷煙酒……等圖中符碼利用同時期詩人的創作進行詮釋。

### 一、南街民眾的穿著

1930 年代，南街統合了臺灣布料中下游從布疋進出口、染整、裁縫……等應有盡有，永樂町是當時臺北市商業中心，在畫中的女性穿著都以開右衽的的大襟為主，偶見兩襟對開並以鈕釦繫連的對襟，卻未見漸趨流行的琵琶襟或直裾，下著則是深色褲或裙，除了頭飾與衣服的色彩外，女性衣著變化不大。男性的衣著更乏善可陳一律著以唐裝，除人力車夫配以白帽外、名產店主竟然還戴著清代瓜皮小帽，其餘男子不外是大甲帽、斗笠以為遮陽，單調的服飾衣著，顯然不符合臺北市現代摩登的都會風情。



圖 92-93：《南街》男女服飾

相較之下 1930 年郭雪湖老師蔡雪溪所繪《扒龍船》則顯現出大稻埕的真實面貌。蔡雪溪自幼即喜愛傳統繪畫，靠自學起家，為當時大稻埕知名畫師，並善教學，除郭雪湖外，知名弟子尚有任瑞堯、蔡文華等。作畫之餘也喜歡吟詠，也曾任萃英吟社理事一職，詩、畫創作皆需敏銳的感知，因此善於觀察人間百態，人物花鳥、山川田園皆擅長，不受學院派羈絆的畫風，甚受臺灣雅俗民眾喜愛。





圖 94：蔡雪溪《扒龍船》  
資料來源：臺北市觀光傳播局



圖 95：蔡雪溪近照  
資料來源：陳澄波基金會

《扒龍船》一畫在蔡雪溪心中已蘊釀許久，大正 14（1925）年農曆五月初九其所作〈淡江即景〉「征帆片片趁歸潮，萬點燈光萬里橋。初漲綠波煙水闊，一輪冰鏡碧天遙。臨江畫閣亂紅影，傍岸漁舟弄鳳簫。屯嶺披雲如白雪，涼風不斷送輕橈<sup>147</sup>。」的詩境即是此圖的原型，此日恰是端午之後，詩中的萬里橋即是華燈初上的橫跨淡水河兩岸的臺北橋，綠波煙水闊即是大稻埕水門碼頭所望的江景，畫閣亂紅影即是夕照紅霞時分，征帆、漁舟、輕橈，搭配遠方的大屯山與如雪般的白雲，成為畫家心中記憶最深、最美的風景，詩境終於在昭和 5（1930）年付諸實現。在此之前，蔡雪溪已以《圓山の秋》獲得臺展入選，此番已大致了解評審喜好，特別再勤習膠彩創作，希望能從眾多競賽者中脫穎而出。



圖 96：大稻埕水門碼頭  
資料來源：臺南市立美術館



圖 97：蔡雪溪《扒龍船》細部  
資料來源：臺北市觀光傳播局

<sup>147</sup> 蔡雪溪，〈淡江即景〉，《台南新報》8395 期，1925 年 6 月 29 日，頁 5。

大稻埕的龍舟競渡是臺北端午一大盛會，上午龍舟架在河邊於設席祭拜屈原與江神，下午則由選手擊龍舟至大稻埕各主要街道遊行，俟傍晚時分一決勝負，許多臺北詩人作品中也以「夕陽簫鼓鬥龍舟，閒捲珠簾看倚樓。<sup>148</sup>」、「競渡龍舟金鼓振，驚回蟻夢日將晡。<sup>149</sup>」描寫夕陽西下眾人群聚淡水河水門碼頭，觀看賽龍舟的盛況。從畫中時人裝束，可以見證臺灣衣著的變化，有「泰西裝束亦安然<sup>150</sup>。」西裝筆挺者，也有流行於 1920 年代「半洋服式一翻新<sup>151</sup>」唐衫西褲的混搭風<sup>152</sup>，另外，日人愛清潔的沐浴文化也引進臺北，泡湯成爲臺灣文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臺北市公共浴室林立，圖中更可見泡澡完畢身著浴衣前來納涼的中年大叔，也有如南街中頂著斗笠身穿漢服的勞動者，也趁著工作閒暇之時，爲喜愛的隊伍加油吶喊。

圖中女性衣著多元紛呈，其中不乏龍鐘纏足的閩南婦女，也有藍衫天足的客家妹，更有身穿和服的日本女子，也不乏捲髮短裙的摩登<sup>153</sup>女郎，她們皆佇足翹首關注河中激烈的賽事，將時人的衣著如實地畫下，不論是人種良窳、無視文明高低，彼此都是同島生活的一群人。

1920 年代臺灣社會風氣已漸有對於女性講究摩登與追求時尚的穿著加以批判<sup>154</sup>，1930 年代亦未稍減如「新妝羅襪小鞋尖，短髮風流艷色添

---

<sup>148</sup> 謝汝銓，〈端午閩詞〉，《臺灣日日新報》第八版（「詩壇」欄），1932 年 6 月 15 日。

<sup>149</sup> 倪希昶，〈舊端午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藝苑」欄），1909 年 6 月 24 日。

<sup>150</sup> 洪以南，〈於京都停車場讀陳君德誼斷髮有感即次其韻以表同情〉，《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藝苑」欄）1907 年 6 月 26 日，第一版。

<sup>151</sup> 陳空谷〈歲暮即事〉《台南新報》7849 期，1923 年 12 月 31 日，頁 5。

<sup>152</sup> 易服者一般改穿西服，而非和服。唐衫即使到了 1930 年代末期，還頗受文人和知識分子的喜愛，是西服的替代品。殖民當局強調日式生活是統治末期的事。詳見周婉窈，〈臺灣歷史圖書〉（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4 年 7 月初版），頁 146-148。

<sup>153</sup> 二十世紀初彼時中國人使用摩登一詞，臺灣因受日本殖民統治，起初多譯「モダン」爲閩南語「毛斷」，後來也同用「摩登」一詞。摩登或毛斷，來到臺灣後，原本進步、開化的意義轉化成流行、時髦，在 1930 年代後，臺灣走向南進基地，工業化、皇民化，現代轉而夾雜著殖民地的侵略政策，更像是衛道人士眼中的洪水猛獸。詳見文可璽，〈臺灣摩登咖啡屋〉（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14 年 7 月初版），頁 18-19。

<sup>154</sup> 1927 年有關當局對東京女教師提出嚴重的警告，據說是因爲昭和初期，短髮、洋裝的女性教職員增多，無異於摩登女郎，擔心對兒童產生不良影響。詳見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 1926-1945）上〉（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 年 1 月 5 日初版），頁 56。

155。」、「朱唇玉頸柳腰纖，時樣新妝色色兼<sup>156</sup>。」、「袖短衫長百媚添，風流心醉自由甜<sup>157</sup>。」……當時的女性除了短髮、短袖、短裙盡顯其婀娜曼妙的好身材，更有提倡戀愛自由、婚姻平權者，都讓傳統父權主義受到影響，被衛道之士所不容。

隨著上海電影在臺灣掀起新浪潮再加上婦女就業率增加，「金蓮莫復尋三寸，高跟步步認香塵<sup>158</sup>。」、「蓬頭未許為時式。履著高跟始算工<sup>159</sup>。」原本只是大稻埕藝姐穿著海派旗袍、洋式高跟鞋也普及到臺灣各地，就連鄉村也受影響，「近歲偏沾城市習。旗袍曳地不勝低<sup>160</sup>。」在服飾的轉化上可看出臺灣品味的追求轉換。鄭永發〈和順竹枝詞〉「流行半服與洋裝。布不精粗選美容。入夜機聲鳴軋軋。一問店內一裁縫<sup>161</sup>。」也發現當時裁縫業發達，許多臺灣人追求時髦之餘，也造成裁縫師訂單應接不暇，必須夜晚加班趕工的情況，可證實當時臺灣女性服飾的多元與追求流行的渴望。



圖 98：李火增拍攝日治臺北大稻埕照片  
資料來源：每日頭條



圖 99：鄧南光所攝 1930 年代大稻埕街頭  
資料來源：文化部

然而大稻埕本為臺灣流行文化的領頭羊，愛美是女人的天性，並未令臺灣現代化都會女性退卻，自然也不會顧及世俗輿論，蔡雪溪就如同

<sup>155</sup> 景澄，〈毛斷女〉，《詩報》9期，1931年4月3日，頁9。

<sup>156</sup> 慶進，〈毛斷女〉，《詩報》9期，1931年4月3日，頁9。

<sup>157</sup> 慶進，〈毛斷女〉，《詩報》9期，1931年4月3日，頁9。

<sup>158</sup> 陳春萍，〈鞋痕〉，《詩報》270期，1942年4月20日，頁18。

<sup>159</sup> 少岳，〈詠摩登女〉，《風月報》73期，1938年10月1日，頁18。

<sup>160</sup> 文樞，〈村姑〉，《詩報》162期，1937年10月6日，頁12。

<sup>161</sup> 鄭水發，〈和順竹枝詞〉，《風月報》112期，1940年7月1日，頁27。



此時的摩登女郎一般，站在潮流之巔，描繪出最恬靜美好的大稻埕端陽黃昏。歐陽佐臣曾稱讚蔡雪溪「魁偉堂堂七尺軀。丹青筆力繪江湖。」不揣度評審、不迎合時勢，強調我見即真，透過彩筆清晰描繪當時真實大稻埕的眾生相。

郭雪湖筆下的《南街殷賑》卻多以長髮、縛辮、作髻、藍衫、長裙……等為臺灣女性描寫的元素，當時也漸漸有女性商主或職業婦女但卻未入郭雪湖的畫作中，千人一面的南街女性上街的目的全然為置辦過節物品而來，完全是為了日本籍評審對臺灣傳統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想像，而非真實的臺灣女性面貌。蔡雪溪《扒龍船》與郭雪湖《南街殷賑》一同參加昭和 5（1930）年臺展，師徒兩人皆獲入選，然而郭雪湖卻青出於藍，獲得日籍評審一致讚許，榮獲特優。南街殷賑是民俗畫，與其說是臺灣民情的呈現，倒不如說是日本「殖民博覽會」的成果展示，在形塑統治者的良民樣貌之時，也有為日後的臺灣博覽會暖身之意。

## 二、實際南街中元節



圖 100-105：郭雪湖《南街殷賑》的中元意象



在郭雪湖《南街殷賑》所構築的中元節，沒有搶孤、陣頭、放水燈……等節慶陣仗，更沒有燃香燭、放鞭炮、燒紙錢……等民俗禮儀，僅有樹立在街頭「中元大賣出」、「中元大減價賣出」、「中元贈答大賣出」廣告旗與「慶讚中元」的繡旗及至今常見緒紅的普渡小旗偶有霞海城隍廟「中元」燈籠點綴畫面，昭示著中元節的到來，整個畫面以鮮明的紅、黃為主色，偶襯托藍、綠的搭配，讓平靜的畫面產生躍動的色彩，也是中國節慶色彩的代表。

若論到臺灣「中元節」的第一印象，無非以基隆最負盛名，舞獅舞龍陣頭齊聚，再加上臨夜之時的放水燈，在燭火照映下港灣光影點點，忒是美麗，郭雪湖無非不知，而是有「此地有景道不得」窘狀，日本時期舉辦的臺展中以「中元」為主題共有兩幅最著名，除了本畫。就屬村上英夫所繪的《基隆燃放水燈圖》，此畫入選昭和 2（1927）第一屆臺展，當時村上具有無鑑查出品的資格，卻與所有參加者一同參與評審，果然不負重望榮獲特選，總督府以 1,200 日圓高價購藏。



圖 106：村上英夫《基隆燃放水燈圖》

資料來源：國立美術館



圖 107：畫中日治時期基隆郵便局及田寮河木橋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村上英夫所繪的基隆市街呈現中元節舞龍舞獅、陣頭遊行的熱鬧景象，圖中的基隆郵局與架在田寮河上的木橋成為基隆的象徵，在圖中男女老少皆有，為日本人眼中的民俗臺灣，郭雪湖要突破原有的框架本屬

不易。他如同村上將南街洋樓以傳統的燈、旗等符號呈現中元，再加入中元大減價廣告旗突顯殷賑，形成與村上英夫截然不同的中元風情。

七月中元普渡是臺灣社會對移民亡者敬意與惻隱心的展現<sup>162</sup>，每到七月到處出現普渡祭拜潮<sup>163</sup>，當時的俗諺「七月，師公和尚無一個閒」<sup>164</sup>、「乞食望普渡」<sup>165</sup>足可見臺灣人對普渡之重視。居住大稻埕的瀛社社長謝汝銓〈臺北水燈竹枝〉「孟蘭盆會說中元，尚是泉人舊俗存。明日道場開水陸，多將酒肉飽孤魂<sup>166</sup>。」描寫中元放水燈的習俗與民眾參與的盛況。大稻埕臨淡水河，每逢七月水陸法會齊開，碼頭旁也有放水燈的習俗。除了祭拜者的辮子順應時勢被統治者剪掉外，其餘依舊和清末一樣熱鬧鋪張。

昭和 5 (1930) 年的中元節，謝汝銓以在地居民的視野，再度寫下〈嗟孟蘭盆會〉「豪奢七月紛普度，尚鬼南人迷未悟。道場水陸廟門多，泥沙金錢皆不顧。爐主按圖索驥如，所需經費半強募。先放河燈後孟蘭，公普私普期難誤。盤盂碗碟列長筵，海錯山肴用無數。獸禽殺盡供犧牲，大者豚羊小雞鶩。相逢便說經濟難，節儉不知猶如故。富家揮霍縱無妨，貧戶虛糜慘誰訴。吁嗟乎，方今失業人正多，忍餓徬徨在歧路。賑鬼何如籌賑人，四海義聲差可布<sup>167</sup>。」詩作描寫的時間恰與郭雪湖《南街殷賑》為同一時間、同一個地點的大稻埕，卻呈現天差地別平行時空的景象，可見得郭雪湖的南街中元不是詩人們的南街中元，詩人我手寫我口，以筆代言，直抒胸臆，陳述活動現場的凌亂與無序。

<sup>162</sup> 中元普渡，原是表現臺灣移民文化的傳遞，同時也彰顯先民在墾拓階段的一頁艱辛歷史，這一段時期，先民離鄉背井有一些人水土不服客死異鄉者，或是天災人禍枉死者。詳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縣：臺灣省政府，2000 年 12 月），頁 83。

<sup>163</sup> 從佛教孟蘭會的孝親角度，或從道教地官赦罪的觀點，每到七月家家戶戶還是會進行祭祖活動。詳見江志宏，《臺灣傳統常民社會的明幽二元思維—普度、祭厲與善書》（臺北市：稻鄉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33。

<sup>164</sup> 陳主顯，《臺灣俗諺語典（卷七·鄉土·慣俗與信仰）》，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9 年 5 月初版二刷，頁 427、267。

<sup>165</sup> 陳主顯，《臺灣俗諺語典（卷七·鄉土·慣俗與信仰）》，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9 年 5 月初版二刷，頁 427、267。

<sup>166</sup> 謝汝銓，〈臺北水燈竹枝〉，《臺灣日日新報》第三版（「南瀛詩壇」欄），1921 年 8 月 17 日。

<sup>167</sup> 謝汝銓，〈嗟孟蘭盆會〉，《臺灣日日新報》第四版（「詩壇」欄），1930 年 9 月 10 日。

曾親蒞大稻埕普渡現場詩人黃純青以「浪費年年三百萬，國家經濟要防貧<sup>168</sup>。」勸諫中元活動的鋪張、謝尊五〈普度竹枝詞〉「相沿習俗仍奢侈，玉饌珍羞列幾行<sup>169</sup>。」這種大肆浪費的惡習也一直為執政者所詬病，尤其時值 1929 年後連鎖性關稅壁壘引起經濟大恐慌，造成多年全球性經濟蕭條<sup>170</sup>，然而普渡風氣依舊。黃純青也以「聞腥逐臭附蒼蠅，祭肉如山暑氣蒸。」<sup>171</sup>衛生問題進行書寫，謝尊五〈普度竹枝詞〉「來享有無荒謬事，紛飛空費紙錢灰<sup>172</sup>。」、倪希昶〈普度新詠〉「何為化紙飛蝴蝶，忘卻此生貧困中<sup>173</sup>。」也都對焚燒紙錢的環保浪費加以撻伐，中元節的爆竹施放與冥寶焚燒造成了市容的髒亂，南街並非如畫般一塵不染、井然有序。

清代許多官遊詩都曾不約而同地談到臺灣中元街景，如《續修臺灣府志》收錄乾隆 25 年渡臺的孫霖〈赤嵌竹枝詞〉其中「結緣纔過又中元，施食層臺市井喧」、「三令首除羅漢腳，只教普度鬧黃昏。」描寫中元節黃昏，乞丐集結雜陳會場，摩拳霍霍，準備在搶孤臺上大顯身手。許廷崙〈羅漢腳〉「羅漢腳，不為商賈不耕作，小者游惰大飲博。」中元節除了是屬於亡靈的民俗節日，更是乞丐們的節日，光緒 21（1895）年馬偕在臺北傳教時曾目睹的了孤棚、肉山、道士化食及乞丐搶孤等場景<sup>174</sup>，

<sup>168</sup> 黃純青，〈聞北區生活改善會有益祭統一之舉感賦〉，《臺灣日日新報》第八版（「詩壇」欄），1936 年 8 月 30 日。

<sup>169</sup> 謝尊五，〈普度竹枝詞〉，《臺灣日日新報》第十二版（「詩壇」欄），1936 年 8 月 19 日。

<sup>170</sup> 1930（昭和 5）年開始，當時新聞寫著：「要有不景氣的心理準備，世界各國也同樣經濟不振」、「臺灣茶葉價格已經跌到谷底」、「絲綿布業界也惡化」、「砂糖業界消息多半悲觀」，不景氣對臺灣的影響大約是日本的二分之一。詳見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 1926-1945）上》（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 年 1 月 5 日初版），頁 156。

<sup>171</sup> 黃純青，〈聞北區生活改善會有益祭統一之舉感賦〉，《臺灣日日新報》第八版（「詩壇」欄），1936 年 8 月 30 日。

<sup>172</sup> 謝尊五，〈普度竹枝詞〉，《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36 年 8 月 19 日，第十二版。

<sup>173</sup> 倪希昶，〈普度新詠〉，《臺灣日日新報》第八版（「詩壇」欄），1936 年 8 月 21 日。

<sup>174</sup> 1895 年馬偕於日記中載著農曆 7 月所看到的普渡盛況：「七月要祭拜有的亡魂，是很重要的祭拜月份。臺灣每個城鎮都會找一個空曠的地方，用竹竿搭建錐體型的架子，……大家衝向各個架子，最先趕到的，就著架子的支柱，左右用力的搖，直到整個架子被拉垮在地上，然後大家就自顧自的搶食物。大家瘋狂的吼叫，有的跌倒

印象深刻，乞丐莫不抓準時機飽食一頓，「搶孤攀柱競先登，壓眾持竿惡可憎<sup>175</sup>。」、「肉塔凌空日欲晡，登臺奪取眾爭趨<sup>176</sup>。」都是描寫中元節的習俗，參加者也多為乞丐，為飽餐一頓，自然也就不顧其他參加者的安全。

大正 11（1922）年慈善家施乾以自己與親友的捐贈在萬華成立愛愛寮，利用各地善心人士所提供的物資，讓乞丐們有棲身之所，顏笏山〈巴人唱〉「一天一天又一天，乞丐由來不羨仙。此身以外無長物，愛愛寮中穩食眠<sup>177</sup>。」日治時期乞丐仍多，並不因為政權的更迭而減少，他們流連於市街，沿街乞討，中元節消費大增，民眾手頭闊綽，更是行乞的最佳時節。

愛愛寮座落在艋舺龍山寺附近，距離大稻埕僅 3.4 公里，沿淡水河步行約半個多小時即可到達，當時普渡臺北市各地日程未統一，詩多街友轉知相告，經過爭相走告，定能聚集許多遊民，南街亦是如此，中元節乞丐麇集，又豈能讓婦人安心戴著沈甸甸的金頸鍊招搖過市？江子燦〈真驚防心〉「真是堪憐乞丐身。驚他沿道擾人頻<sup>178</sup>。」即書寫乞丐擾人的問題，乞丐的問題一直到日治後期依然未解決，圖畫未呈現並非不存在或消失，只是被掩蓋、美化，透由時人的詩文對照日治時期真實的社會面貌，絕非如《南街殷賑》般和平安然。

### 三、迷信仍盛行的南街

中日都有盂蘭盆會，然而日本人祭祀習俗簡約<sup>179</sup>，前後只有兩天的活

---

被踩在地上，有的被壓在倒下來的竹架下。大家像瘋狗一樣的搶來搶去，為的是要得到所垂涎之物。」詳見陳龍廷，《書寫臺灣人·臺灣人書寫：臺灣文學的跨界對話》（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17 年 12 月 10 日），頁 104-105。

<sup>175</sup> 謝尊五，〈普度竹枝詞〉，《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36 年 8 月 19 日，第十二版。

<sup>176</sup> 黃純青，〈聞北區生活改善會有益祭統一之舉感賦〉，《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36 年 8 月 30 日，第八版。

<sup>177</sup> 顏笏山，〈巴人唱〉，《昭和新聞》，「開心藝苑」欄，1932 年 11 月 19 日，第十四版。

<sup>178</sup> 江子燦，〈真驚防心〉，《南方》180 期，1943 年 8 月 15 日，頁 41。

<sup>179</sup> 日本人的盂蘭盆會僅是在家門口設置放滿祭品的盆棚（又稱精靈棚），然後在庭院設置燈篙，但日本的燈篙並不像臺灣是用來召集孤魂野鬼受饗，而是怕自己家中過世不久的新佛不知道回家方向而設置的。參見蔡亦竹，《表裏日本：民俗學者的日本文化掃描》（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11 月初版四刷），頁 44。



動<sup>180</sup>，雖然也有火盆、燈棚<sup>181</sup>及送親人返回陰間的儀式，但整個活動充滿溫馨。日本和臺灣人皆信仰閻王宰治陰間，臺灣滿天神佛，日本閻羅王只有一個<sup>182</sup>，然臺灣卻多達十個。日本統治期間，逐漸將鴉片、纏足、辮子等傳統陋習加以革除，視為治臺政績，但民俗慶典迷思，已令知識份子們開始進行反思。

居於大稻埕並執業在此的蔣渭水認為臺灣受迷信所苦，是智識營養不良的低能兒<sup>183</sup>，在其所創的民眾黨〈黨綱大要〉即提出「改除社會制度的缺陷<sup>184</sup>」即將迎神賽會、請巫、問卜、招魂、接佛……等視為陋習，必須取締與革除，官方也動員仕紳設置同風會、風俗改良會，為移風易俗做努力。郭雪湖也甚了解臺灣人耽著迷信的陋俗，在畫面中也以相關的文字與符號暗示。

在郭雪湖所構築的南街可見到「泉郡擇日命卜專門」擇日館與「葉敏三仙公卦」作為代表，大稻埕居民多來自泉州同安，大陸先民渡海來臺灣，勇闖黑水溝，冒著「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危險，大稻埕恰為口岸處，在異地發展，藉由相命、卜卦以求慰藉，雖至日治時期兩岸分治，大陸移民至臺灣者已日漸稀少，然而喜愛占卜、算命的天性，卻未因政權改隸而減少。

<sup>180</sup> 孟蘭盆節那幾天，人們從各地返鄉，與家人祭奠祖先接引亡魂是為迎火，兩天之後再送其回去，是為送火。詳見汪涌豪，《知日的風景：世相、人物與書情》（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1月一版一刷），頁51。

<sup>181</sup> 盆架裝飾著桔梗、胡枝子、酸漿、小黃瓜馬、茄子牛，再點炷香。馬跟牛是祖先靈魂的交通工具，回來的時候騎馬比較快，而回程再慢慢地騎牛回去；酸漿用來照亮亡靈的歸途，才不會迷路。參見廣田千悅子著、林佩儀譯，《日本歲時記》（新北市：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2月），頁100。

<sup>182</sup> 黃文雄，《臺灣人的價值觀》，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年8月初版一刷，頁97。

<sup>183</sup> 1921年11月28日，臺灣文化協會創刊《會報》，在第一號中刊出了蔣渭水的〈臨床講義〉一文。他把臺灣喻為病患，進行全面性的診察，認為臺灣有「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罔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憤氣滿滿、意氣消沈、了無生氣」詳見李筱峰，《臺灣史上100件大事》（臺北市：玉山社，1999年10月），頁138。

<sup>184</sup> 陳君愷，《狂飆的年代：1920年代臺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臺北市：日創文化，2006年10月），頁120。



圖 108：泉  
郡擇日館



圖 109：葉敏  
三仙公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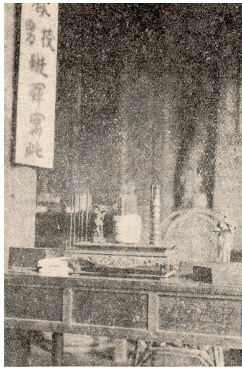


圖 110：日治卜卦桌  
資料來源：文化部



圖 111：日治合八字相命單  
資料來源：傳統藝術中心

臺灣人相信「一運，二命，三風水」，閒來無事即翻黃曆決定行止，甚至在生時即為死後找百年風水地。在公共建設興築時，也常有仕紳糾眾反對鐵道破壞風水，而遭受工事阻撓，追求科學與革新的日本人咸認為無稽之談，伊藤貞次郎〈砂防雜詩〉「風水成災豈可勝，砂埋田宅似山崩。如今誰立修治策，天柱摧時媧氏興<sup>185</sup>。」伊藤受總督府營林所之邀任造林規劃，擔任砂防工程（砂防即是堰堤），臺灣人因刻意追求風水，而造成土石流之禍端。尾崎古匳〈次蔗菴先生卜居原韻〉「羨君厭塵境，相地宅新移<sup>186</sup>。」將臺灣人卜地建屋的習俗納入詩中，在日本人的眼中臺灣民眾無異是迷信、邪妄的被統治者。

日本統治者把追求風水地理當成臺灣人迷信刻板印象，隨著民智漸開亦有反思，傅錫祺〈題謝頌臣師<sup>187</sup>生壙<sup>188</sup>〉「遊山有癖慣驅車，風水休言習未除。贏得少君<sup>189</sup>他日便，無須卜地到堪輿<sup>190</sup>。」其師謝頌臣曾邀請眾人遊山並至其生壙（生壙即未來百年安藏處）一覽，傅錫祺認為風水

<sup>185</sup> 伊藤貞次郎，〈砂防雜詩〉，《劍潭餘光》（1914年菡海精舍藏版），頁5。

<sup>186</sup> 尾崎古匳，〈次蔗菴先生卜居原韻〉，《台灣時報》129期，1930年8月15日，頁104。

<sup>187</sup> 謝道隆，字頌臣，為傅錫祺、張麗俊等人的老師，也是丘逢甲的表兄。

<sup>188</sup> 墓穴。《周禮·夏官·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宋·歐陽修〈江鄰幾文集序〉：「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

<sup>189</sup> 西漢方士，臨淄人。自稱曾遊海遇仙人，得長生不死藥方，頗得武帝信任。後病死。

<sup>190</sup> 傅錫祺，〈題謝頌臣師生壙〉，《鶴亭詩集(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頁1。

之言未可盡信，將其想法發於詩篇，「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生死之事是可以被討論，科學的時代令人保持冷靜，而非一味趨附盲從。臺灣民間故事中也常有不敬堪輿師而遭橫禍，左銘三〈風水誤〉「設計取人財。嗾使墳改徙。」、「不惜千萬金。付諸渺茫裏。」<sup>191</sup>則勸人莫聽風水地理師之言而勞眾傷財。

臺灣俗語「算命嘴，胡咧咧。」黃華韡〈君平開市〉「先生得授一囊經。能算凶星並福星。八卦精微通鬼谷。市民听斷自安寧<sup>192</sup>。」寫出相命猶如百科全書般，八卦、星象、命理……樣樣精通，因此也有許多人以此為業。許多臺灣人如遇到人生難解問題亦喜斷吉凶問前程，傳統婚姻全憑父母作主，爲了子女終生大事，也必須請人合八字，黃水文〈漢人婚俗〉「合來八字凶和吉。相命先生總掌權<sup>193</sup>。」這就是傳統民俗中的「合婚」，有些家庭爲令其女能配得好姻緣，常加以繕改生辰，俗語「男命無假，女命無真」，即是這種現象的反映。

日治中期也出現了專治一卦的現象，如左方騎樓下的「葉敏三仙公卦」，仙公即是呂洞賓，山西芮城永樂宮是仙公祖廟，南街在日治時期被稱爲永樂町，也是一種巧合。呂洞賓仙遊市井曾爲妓女治療惡疾，也被娼妓業視爲守護神；另外臺灣民眾亦相信呂祖神劍可斬桃花，是當時婦女信仰的神祇。臺灣俗諺「未看見藝姐，免講大稻埕。」即可見當地青樓業盛況，藝姐、娼妓找仙公永保愛情、良家婦女亦尋呂祖斬桃花挽回婚姻，相信此刻神明應如過江菩薩自身難保，由泉郡擇日館與仙公卦隔街相望，也可知當時迷信的風氣熾盛。

陳悅記陳維英捐贈雞母穴的大稻埕，造就大稻埕百年繁華，而自身所居的「老師府」的大龍峒更成爲「十步一秀，五步一舉」人才匯聚的文教區，許多人都歸咎於陳維英能知風水、析大勢，造就此地文風鼎盛。陳維英晚年隱居圓山，〈太古巢即事〉「兩儀石得乾坤氣。八卦潭通坎兌根<sup>194</sup>。」即寫此風水寶地靈秀。受此影響，大稻埕民居中也時常在頂樓放置八卦鏡用來鎮邪擋煞，尤人鳳〈古鏡〉「欲照妖邪肝與膽。高懸曾試祖

<sup>191</sup> 左銘三，〈風水誤〉，《詩報》159期，1937年8月19日，頁2。

<sup>192</sup> 黃華韡，〈君平開市〉，《詩報》236期，1940年11月19日，頁19。

<sup>193</sup> 黃水文，〈漢人婚俗〉，《黃水文詩選》（高雄：麗文出版社2002年1月），頁96。

<sup>194</sup> 陳維英，〈太古巢即事〉，《詩報》209期，1939年9月17日，頁1。

龍家<sup>195</sup>。」，即寫臺灣居家民俗擺設，希望以八卦鏡驅邪避煞。



圖 112-114：名產店的三樓八卦鏡與一、二樓注連繩

日本於明治維新後採用西曆，治理臺灣亦採元旦為新年<sup>196</sup>。臺灣人也適應日本習俗，每逢過年即擺設門松、韋索（注連繩）以為慶祝，謝汝銓〈敬次根先生新年所感韻〉「一樣春風到小軒，桃符不貼立松門。」<sup>197</sup>林搏秋〈乙丑（1925）元旦〉「松草桃符新舊式，千門萬戶喜無極。」<sup>198</sup>、謝尊五的〈己卯（1939）元旦〉「路上松枝植，門前葦索橫<sup>199</sup>。」注連繩會放置一年待明年新年又購新重置於門口，以為驅邪，臺灣人只要是有利於己的，一任聽從，在趨吉避凶的包容性之大更能顯露，迷信無界限、宗教無分別，臺灣人不論佛道逢廟必拜的習慣，在日治時期就已形成了。

#### 四、沒有說的畫

《南街殷賑》所構築的世界虛幻與真實相參的日治時期永樂町，因為是參展的作品，有些已存在店家已經存在街頭多年，然而其營業項目，又多不容於當時公序良俗，此畫作為博覽會式臺灣常民文化展示，故以隱喻的方式在畫中呈現，相關項目歸納，可以自以下看出：

##### （一）煙酒本一家

臺灣人由於身處亞熱帶地區，本多瘴癘之氣，古時移民筆路藍縷以

<sup>195</sup> 尤人鳳，〈古鏡〉，《詩報》216期，1940年1月23日，頁10。

<sup>196</sup> 明治5年（1872年）11月廢除了一向採用的陰曆，以該年12月3日為陽曆之明治6年（1873年）1月1日，從此日本的曆日與歐美的一致了。從過一日12時辰制，改成了一日24小時制，並且採用了一週7日的制度，每逢週日公家機關一律放假。參見陳水逢，《日本近代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9月15日），頁620。

<sup>197</sup> 謝汝銓，〈敬次根先生新年所感韻〉，《臺灣日日新報》第四版（「詩壇」欄），1921年1月5日。

<sup>198</sup> 林搏秋，〈乙丑（1925）元旦〉，《臺灣日日新報》第四版，1925年1月2日。

<sup>199</sup> 謝尊五，〈己卯（1939）元旦〉，《風月報》第七十七期（「詩壇」欄），1939年1月1日。



啓山林，爲抵擋疫氣，故多食鴉片，清代唐贊袞旅臺曾目睹鴉片盛行，男女皆嗜無法禁，曾以「煙草非春草，情懷篤友于。」形容愛好者與鴉片的關係。身爲癮君子的洪縵則以「九華仙子餐沆瀣，薜荔衣裳芙蓉帶<sup>200</sup>。」、「剪燭愁開巷，挑燈也吸煙<sup>201</sup>。」直陳享受煙霞的暢快，要斷除煙癮恐怕比斷髮不容易。由於長期服食迷藥，造成積弱不振，也是外國人視爲東亞病夫的原因之一。

日本人領臺後，後藤新平以生物學原則的科學統治理臺灣，視鴉片爲國民健康問題，嚴禁鴉片販售，視煙癮者爲痼疾，特許爲療疾用，嚴格實施專賣，除領有牌照者不得吸食，目的在斷除鴉片源頭，不再使吸食。這項政策讓總督府帶頭賣鴉片，短短幾年獲利甚多，不久即讓總督府財政轉虧爲盈，再無赤字。

由於有煙牌許可制，諸多老煙槍依舊吞雲吐霧如常，直到 1920 年代仍未完全根除。尤章奇〈吸煙〉「一枝煙管帶身邊。酒後茶前最有緣。正好遣愁更解悶。吞雲吐霧樂如仙<sup>202</sup>。」這首詩抒發了癮君子的心聲，飯後一根煙，快樂似神仙。直到昭和 4（1929）年蔣渭水狀告國聯，才使世界輿論關注臺灣鴉片問題，透過杜聰明等利用醫學及知識分子的奔走，一直至 1946 年 6 月臺灣最後一位鴉片患者終於痊癒，才令阿芙蓉永久消失在臺灣土地上。

臺灣人喜歡吸煙，鴉片大煙不能抽就以煙草來解癮，俗諺有云「第二愁食薰歎風害健康。」，亦有人認爲「呷菸吹風第一愁。」，將之視爲臺灣第一、第二愁事。抽煙傷身耗財，世人觀感確實不佳，1922 年總督府見有利可圖，也開始實施煙酒專賣，黃石輝〈煙草〉「平疇一望綠參差。專賣如今獲利奇。得博世人同嗜好。憐他正值火燃時<sup>203</sup>。」當時中南部平原許多地方廣植煙草、大蓋煙樓，成爲臺灣當時的「綠金」。

<sup>200</sup> 洪縵(棄生)，〈吸煙戲詠〉，《寄鶴齋詩集》（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3 年 5 月 1 日），頁 301。

<sup>201</sup> 洪縵(棄生)，〈寒夜〉，《寄鶴齋詩集》（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3 年 5 月 1 日），頁 440。

<sup>202</sup> 尤章奇，〈吸煙〉，《台南新報》9062 期，1927 年 4 月 27 日，頁 6。

<sup>203</sup> 黃石輝，〈煙草〉，《台南新報》8271 期，1925 年 2 月 25 日，頁 9。



圖 117：煙草專賣鐵牌  
資料來源：蘭陽博物館

圖 115-116：煙  
酒專賣牌

圖 118-121：日治阿片、酒專賣鐵牌及糯米酒與香煙盒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傳統詩與酒不可分，歷代以來飲酒詩甚多，臺灣亦不例外，竹軒〈讀酒專賣號有感〉「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休問酒僊杯裡樂。悠悠世上萬憂空<sup>204</sup>。」解憂消愁唯有杜康，但若「食酒醉來吐劍光。」那就不成爲不折不扣的臺灣第五憨了。總督府將煙酒專賣的利益，下放至街庄村長，令其效忠日本政權。

張雲章〈酒專賣十週年紀念有作呈莊仁閣李璧選陳金波諸先生〉「利權長握玉壺春。十載經營醞釀醇<sup>205</sup>。」即暗喻鄉里仕紳對煙酒事業的特權壟斷。由於專賣事業的獨佔與利潤豐盈，有些詩人也是專賣所有權人、既得利益者，如臺南詩人黃欣也作〈煙酒宣傳歌〉「煙解鬱，酒銷愁，煙有清香酒味柔。人間嗜好品，天下孰與儔。勸諸君，速購求。贈答物，此最優。景品券，付君收。五百金，為頭籌。特一二三四五彩，幸運之家次第抽。煙酒官製造，質量不須憂。種類數十款，選擇隨自由。君之福，幾生修。中頭彩，樂悠悠。樂悠悠，樂悠悠。莫管歲暮與年頭，莫管盛夏與深秋。戚友交謹四序周，賜煙送酒互應酬。互應酬，家家戶戶氣味投。氣味投，鬱解愁銷喜不休<sup>206</sup>。」由於利益龐大，光復後亦沿襲總

<sup>204</sup> 竹軒，〈讀酒專賣號有感〉，《台灣時報》41 期，1922 年 12 月 1 日，頁 128。

<sup>205</sup> 張雲章，〈酒專賣十週年紀念有作呈莊仁閣李璧選陳金波諸先生〉，《詩報》22 期，1931 年 10 月 16 日，頁 5。

<sup>206</sup> 黃欣，〈煙酒宣傳歌〉，《專賣通信》11 卷 1 號（「雜錄」欄），1932 年 1 月 15 日。

督府政策將煙酒專賣收歸國有，只是未下放至地方仕紳，專賣利潤甚豐也令戒煙運動推展至今依然在原地踏步。

從〈煙酒宣傳歌〉歌詞中可以發現當時還煙酒行銷也曾應需求製作摸彩券供人抽獎，民間也將煙酒視為年節送禮應酬答謝的第一選擇。現今臺灣年節期間，精美包裝酒類永遠置於商店第一排，出國返臺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免稅店購置煙酒禮品，煙與酒，送禮自用兩相宜的購買常模，在臺灣日治時期已於焉成形。

## （二）撞球俱樂部

在南街天宜時計店下方有一個畫著交叉左右各兩個圓圈寫著「俱樂部」兩字的招牌，若不細觀有可能以為是飯館或私人俱樂部若細看的話則可知，紅白球再配上兩個球桿，分明就是撞球俱樂部。撞球日文漢字為床球、玉突(たまつき)、ビリヤード(billiards)……等，從詩作「玉突布森森，盤旋腕力欽<sup>207</sup>。」、「琤琮臺上突來頻。子母球分四顆新<sup>208</sup>。」、「四顆如珠堪奪目。何愁俗慮不消沉<sup>209</sup>。」的敘述中可以發現當時所打計分的方式，推斷是以日本為大宗的「開侖」式撞球。臺灣對撞球熱愛不亞於今日的各種體育賽事，明治 43（1910）年即曾舉辦全臺撞球比賽，也從推廣中產生許多撞球運動的愛好者。

現今普遍的花式撞球，色球入袋即得分，然而開侖式撞球由於無球袋，且撞球先後有序，得分計算較為複雜，當時雖有黑板等設備，但容易因計算得分造成撞球者分心，造成賽事冗長，故多委由第三者負責計分，此時計分人員應時而生。一般業者都會挑選年輕女性負責計分與報分，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算球姬」，詩人筆下「別愛嬌姬勤算點，珠圓玉潤一聲珍<sup>210</sup>。」、「紅旋白轉突頻頻。點數權衡屬美人<sup>211</sup>。」、「場邊高坐一佳人。臂露胸摩腰細身<sup>212</sup>。」描寫出球桌旁算球姬的曼妙儷影，這些撞球姬們身材窈窕，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常令人沈迷而流連忘返。

<sup>207</sup> 駱友漁，〈遊技場〉，《詩報》47期，1932年11月18日，頁15。

<sup>208</sup> 雪齋，〈撞球〉，《詩報》117期，1935年11月18日，頁5。

<sup>209</sup> 尤瑞，〈撞球〉，《詩報》129期，1936年5月15日，頁17。

<sup>210</sup> 紉秋，〈撞球〉，《詩報》117期，1935年11月18日，頁5。

<sup>211</sup> 顏其昌，〈算球姬〉，《詩報》166期，1937年12月6日，頁11。

<sup>212</sup> 如昔，〈算球姬〉，《詩報》166期，1937年12月6日，頁11。



圖 122: 撞球俱樂部



圖 123: 日治撞球活動

資料來源: 文化部



圖 124: 《民報》撞球用算球姬

資料來源: 國立臺灣文學館

許多時人雖不諳此道，多為球檯旁的妙齡女子專程而去，撞球成為臺灣男人喜愛的運動，時人不知箇中之妙，認為撞球花錢耗神，把「撞球相碰」視為臺灣第二憨。由於當時風氣保守，再加上常有爭風吃醋情事發生，有些遊技店甚至以會員俱樂部形式招募會員，以維持來客數量與品質。

### (三) 南街與舶來品貨

在《南街殷賑》中「協吉成公司」大字下以葫蘆為誌，一看即知道是成藥供應商，永樂町當時的供貨來源主要以中國大陸與日本地區，偶也有歐美地區的商品，協吉成即是貿易商行。大稻埕本為對外口岸，行郊如林、洋貨充塞，「過鹹水」的「正港貨」在當地民眾看來已是司空見慣之事，當時臺灣為日本殖民地，中國大陸地區商品反而成為舶來品，林仲衡〈臺北重贈〉「杭綢蘇緞無顏色，花樣翻新到舶來<sup>213</sup>。」、「蜀州奇種舶來芳。萬里蓬萊一葦航<sup>214</sup>。」中原各地名物皆可在此購買，過黑水溝停碇裝卸的戎克船也成為淡水河畔大稻埕碼頭的風景。

<sup>213</sup> 林仲衡，〈臺北重贈〉，《仲衡詩集》（臺北市：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69年4月4日），頁64。

<sup>214</sup> 望南，〈茶船〉，《南方》158期，1942年8月15日，頁38。



圖 125：  
協吉成



圖 126-127：化粧品、領帶禮盒  
資料來源：臺灣歷史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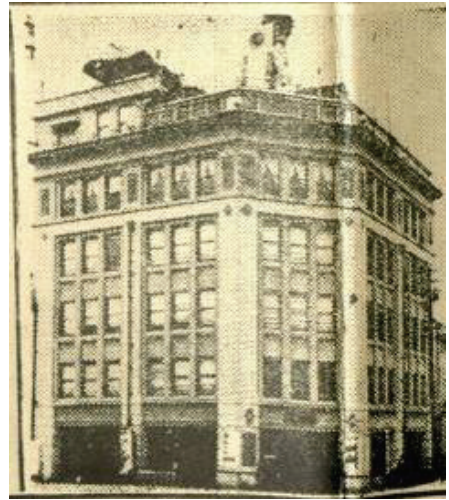


圖 128：菊元百貨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

當時「妝飾舶來物。市塵多發售<sup>215</sup>。」、「羅列和洋萬物盈，舶來品滿居奇特<sup>216</sup>。」貨物經過報關即可入臺販售，大稻埕地區百貨行充斥街頭，有「含來荳蔻差池味。吹出芝蘭宛轉謳<sup>217</sup>。」的花露水、「淡凝朱映月傳神，香暈潮生膾炙人<sup>218</sup>。」的口脂（口紅），都是令女性愛不釋手的舶來品。當時大稻埕的百貨店，以菊元最有名。然而當時大稻埕發展已日趨飽和，成為老街區，便把目光轉向城內，昭和 7（1932）年更在榮町（今衡陽路）設立菊元百貨，時人稱「豪商一例菊元榮，什貨盈盈列上棚<sup>219</sup>。」和洋貨物陳列完整，建築物內設有臺灣第一部電梯，「兒女紛紛向菊元，後來松井亦名喧<sup>220</sup>。」是當時的寫照，無數人潮消費集中在城內，也逐漸導致大稻埕的沒落。

#### （四）時間觀念的導入

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就是「時間」觀念的革新，傳統的天干地支概念

<sup>215</sup> 高劍虹，〈奢侈品〉，《詩報》240 期，1941 年 1 月 20 日，頁 27。

<sup>216</sup> 子惠，〈百貨店〉，《詩報》169 期，1938 年 1 月 18 日，頁 13。

<sup>217</sup> 谿笠，〈花露水〉，《台南新報》8414 期，1925 年 7 月 18 日，頁 5。

<sup>218</sup> 張友石，〈口脂〉，《詩報》285 期，1942 年 12 月 7 日，頁 10。

<sup>219</sup> 慶賢，〈百貨店〉，《詩報》169 期，1938 年 1 月 18 日，頁 13。

<sup>220</sup> 鷺村生，〈台北竹枝詞〉，《風月報》10 期，1935 年 6 月 13 日，頁 3。



改為西曆紀元及 24 小時制，嚴格執行年月日時分秒單位時間，培養守時的觀念。郭雪湖也在圖中加入了時計店（鐘錶店）以示當時對於時間的重視。在鐘錶未普及的時代，各地都設立報午機，每日正午十二點準時施放報時，「悠揚大半猛聲催。子午分儀一轉回<sup>221</sup>。」、「當中日影鳴聲動。莫訝晴空發怒雷<sup>222</sup>。」其聲如雷，響徹城鄉，成為當時人們的記憶。



圖 129：  
時計店



圖 130：日治時期臺北車站前的大鐘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圖 131：日治時鐘  
資料來源：臺灣歷史博物館

自總督府引進標準時間制後，火車行進有賴時間的準確性，大門前懸有大時鐘<sup>223</sup>。鐘錶未發達的時代，各車站的時鐘也成為各地方民眾對時的依據，培養民眾守時觀念。當時的時計店稀少，多為日本人經營，因為鐘錶屬於歐美精密機械，傳至日本再輾轉至臺灣，隨著日漸普及漢詩中對鐘錶的亦日漸增多，吳達材〈時鐘〉「時辰鐘表出歐西。應刻自鳴定不迷。一墜重搖聲左右。兩針轉處響能齊<sup>224</sup>。」在日治時期臺灣民眾即被教導守時的重要性，自鳴鐘也繼腳踏車成為女方送予男方的嫁粧之一。

### （五）大稻埕酒樓文化

臺灣的民族性豪放大方，喜愛辦桌請客<sup>225</sup>。日治時代臺北市本是全島

<sup>221</sup> 夢菴，〈報午機〉，《台南新報》10849 期，1932 年 3 月 29 日，頁 12。

<sup>222</sup> 吳少魯，〈報午機〉，《台南新報》10849 期，1932 年 3 月 29 日，頁 12。

<sup>223</sup> 莊永明，《城內舊事：臺北建城 130 年》（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年 8 月初版），頁 238。

<sup>224</sup> 吳達材，〈時鐘〉《詩報》118 期，1935 年 12 月 1 日，頁 9。

<sup>225</sup> 饗宴：臺灣人の間社交上重要事項たる饗宴は、主として新年、中元、廟の例祭、出産、婚姻、賀壽、新築、轉居、開業、病氣平癒等の祝事、其他個人特殊の慶祝

政經的中心，再加上交通運輸的便利性，臺北一直是活動辦理的首選。日治時期大稻埕酒樓林立，夜夜笙歌，未免觀感不佳，郭雪湖也在圖中以酒與鴨符號，暗示臺灣酒樓文化。

明治年間最有名者為平樂遊與東蒼芳，瀛社詩人謝汝銓為《臺灣日日新報》主編，日日大宴小酌不斷，在詩作中「歌筵鬥韻豪情在，尚憶旗亭平樂遊。<sup>226</sup>」、「庖人碗獻鯪魚湯，偶試調羹東蒼芳。<sup>227</sup>」可見當時酒樓的盛況。鄭秋涵〈宴東蒼芳旗亭〉「東蒼芳樓真罕有，中華料理稱能手。官紳各界內臺人，在此看花兼飲酒。<sup>228</sup>」最能反映此時榮景，料理精湛再加上醇酒美人相伴，當時臺灣仕紳最大的享受。



圖 132-133：《南街殷賑》  
酒樓符號



圖 134：江山樓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在當時臺北市知名的酒樓就有 70 家之多，臺灣名人蔣渭水除懸壺濟世於大稻埕，也投資春風得意樓，還代理宜蘭甘泉老紅酒至臺北酒家銷售<sup>229</sup>，足可見日治時期酒樓文化之發達。天民〈於春風得意樓筵上所感〉「偶逢細雨催寒日。聊上春風得意樓。彈盡英雄杯酒類。願盟同調到千

には親戚、朋友、知己等を招い盛んに饗應する。詳見東方孝義，《台灣習俗》（臺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7 年 12 月台北二刷），頁 94。

<sup>226</sup> 謝汝銓，〈癸酉（1933）花朝後二日瀛社紀念會兼祝社友六秩以上高齡者席上喜賦〉此詩收於《蓬萊角樓詩存》。

<sup>227</sup> 謝汝銓，〈花詞百絕〉，《風月報》51 期，1937 年 11 月 1 日。

<sup>228</sup> 鄭秋涵，〈宴東蒼芳旗亭〉，《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24 年 12 月 8 日，第四版。

<sup>229</sup> 臺北城市散步，《臺北城市散步：走過，不路過》（臺北市：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 22 日），頁 72。

秋<sup>230</sup>。」1920 年代正是西方民主思潮引進臺灣之際，農民請願、民族自決、議會自治……等社會運動迭起，許多會議多選擇在大稻埕的酒樓召開，在杯盤交錯中，許多決定也在酒酣耳熱之時達成共識，大稻埕也就順理成章，成為臺灣民主運動的發源地。

但隨著工商日益發展，舊式酒樓已趕不上民眾的消費力，大正 8（1919）年東薈芳股東吳江山投資能容納達 800 人，全臺最大的酒樓—江山樓，日本官員、臺灣紳商甚至稻江城隍廟與慈聖宮廟選出的爐主都選此地宴客以示隆重，瀛社詩人即是此中常客，也是他們擊鉢的場地之一，「江山樓上記題襟，八勝園中共詠吟。<sup>231</sup>」、「偷得公餘觀擊鉢，詩星遍照江山樓。<sup>232</sup>」，如同黃贊鈞在詩中題：「同舟李郭望如仙，詩酒風流會綺筵。韻事不妨重畫壁，江山樓外裊炊煙<sup>233</sup>。」把在江山樓把酒飲宴視為最頂級的文人雅事。

在日治時期有口俗諺「登江山樓，吃臺灣菜，藝旦陪酒<sup>234</sup>。」，在當時新式的水晶燈、電話、收音機、留聲機……等皆可在此見到，亦可吃當時知名大廚手路菜，當時流行俗諺「未看見藝姐，免講大稻埕<sup>235</sup>。」，偌大的空間，也成為藝妓表演場所。布袋詩人蔡清福〈江山樓席上偶成〉：「信足登樓最上層。一樽酒好會良朋。娛情自有娥眉在。侍宴中宵樂不勝<sup>236</sup>。」苗栗詩人鄒子襄〈遊江山樓並贈黃五舍人〉「傾城名士兩情關。得此纖腰似小蠻。棋酒消閒知雅意。一年強半在江山<sup>237</sup>。」無論南北閩客，不分士農工商，甚至連裕仁太子至臺灣，總督府即指定至江山樓接風用

<sup>230</sup> 天民，〈於春風得意樓筵上所感〉，《台灣時報》22 期，1921 年 5 月 25 日，頁 194。

<sup>231</sup> 魏清德，〈輓田邊碧堂〉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31 年 5 月 5 日，第八版。

<sup>232</sup> 簡朗山，〈江山樓雅集和岳陽先生韻〉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24 年 3 月 23 日，第六版。

<sup>233</sup> 黃贊鈞，〈江山樓席上賦呈藤波田邊二先生郢正〉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26 年 5 月 10 日，第四版。

<sup>234</sup>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臺北市：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5 月二版一刷），頁 316。

<sup>235</sup> 日治時代，大稻埕藝妓多，遊客驚艷的機會也多。詳見陳主顯，《臺灣俗諺語典（卷七·鄉土、慣習與信仰）》（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9 年 5 月初版二刷），頁 157。

<sup>236</sup> 蔡清福，〈江山樓席上偶成〉，《詩報》9 期，1931 年 4 月 3 日，頁 3。

<sup>237</sup> 鄒子襄，〈遊江山樓並贈黃五舍人〉，《詩報》2 期，1930 年 11 月 30 日，頁 4。

膳，品味道地的臺灣味、觀賞藝妓歌舞，以洗滌旅途帶來的塵勞。



圖 135：知名藝姐寶釵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圖 136：日治時期藝姐

資料來源：臺灣歷史博物館



圖 137：李香蘭

除了東薈芳、春風得意和江山樓外，還有蓬萊閣，當時被稱為「江東春蓬」四大酒樓。蓬萊閣即是東薈芳倒閉後，原地重啓的店名。1933年曾召開全島詩人大會在此吟詠唱和，就如劉克明「蓬萊閣上無花草，都為尋詩冒雨來<sup>238</sup>。」但也有人不全然為尋詩而來，當時滿州國最知名的女星—李香蘭，曾自上海抵臺灣宣傳電影，身為頭號影迷的林獻堂特別自霧峰北上，設宴款待並口拈〈李香蘭〉「蓬萊閣上喜重逢，談笑毫無芥蒂胸。連日春風歌舞倦，嬌姿不改舊時容<sup>239</sup>。」不只林獻堂，當時李香蘭旋風橫掃全臺，大街小巷爭睹，就連滬式連身的旗袍也在臺灣各地流行起來。李香蘭在臺灣宣傳的食、衣、住、行皆可考，也足以證明除了南街的殷賑外，臺灣當時多姿多采的庶民生活。

## 柒、結論

1920年代為臺灣狂飆的時期，民族自決、民主參政、左翼農工、婦女解放……等新思潮運動，都在臺北大稻埕上演著，不似臺北城內日本人的世界般平靜無波，任何的變革與反動，都影響著未來的脈動。日治時改革志士、巨商富賈、日本政要，甚至文學家與藝術家……等都群集

<sup>238</sup> 劉克明，〈花朝日於瀛社紀念會席上敬和鷹取先生瑤韻〉，《臺灣教育》298號（「文藝」欄），1927年4月1日，頁1。

<sup>239</sup> 林獻堂，〈李香蘭〉，《臺灣新民報》（「心聲」欄），1941年2月7日，第六版。

大稻埕永樂町。郭雪湖將南街繁榮以彩筆繪下，成為日治時代風俗畫的代表，華麗的色彩與精湛的構圖，令此作化小說或電影漫說日治時期的風花雪月。

日治時期是臺灣傳統漢詩創作的高峰，不論是廟堂政要或是販夫走卒都能口占一首，他們的詩作也許未精鍊，卻能透過眼睛觀察將內心感受化為文字，成為真實的社會面貌，從詩作中可以看到臺灣商業型態，也可以看到底層糊口營生的辛勞、民俗節慶的歡悅、新奇事物的接納……等，讓詩與畫產生對話的機會，從中貼近民眾的心聲心語，了解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與日治時期的真實面貌，直揭豔麗顏料後的基底表層，解析作者不足外人所道的社會現狀。

昭和 5 (1930) 年，正值 20 世紀 20、30 年代交界，連鎖效應所導致的經濟不景氣亦悄然而至，世界局勢的動盪引導政治的走向，也影響著臺灣的命運，透過畫作宣傳臺灣殖民的成果，象徵豐裕富饒的臺灣可作為南向進發的前哨站。五年後的博覽會如期在大稻埕舉辦，生產更多香蕉、鳳梨南方半島呈現在臺灣人的眼前，展露日本野心目標處，隨皇民化與戰火的逼進，將臺灣人帶入全民動員的行列，南街殷賑再也不復見。

### 參考書目

- 莊永明：《臺北老街》，臺北市：時報出版社，1991 年 7 月。
- 黃文雄：《臺灣人的價值觀》，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 年 8 月。
- 莊永明：《臺灣紀事—臺灣歷史上的今天（上）》，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1996 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旅行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9 月 30 日。
- 陳水逢：《日本近代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9 月。
- 應大偉：《台灣經典寫真·邂逅 30 年代 Formosa（下）》，臺北市：里野影像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 東方孝義：《台灣習俗》，臺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7 年 12 月。
- 李筱峰：《臺灣史上 100 件大事》，臺北市：玉山社，1999 年 10 月。
- 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縣：臺灣省政府，2000 年 12 月。



- 莊展鵬：《臺北歷史散步》，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0月。
- 沈文台：《臺灣老街圖鑑》，臺北市：城邦文化，2002年4月。
- 李秀美等：《新世紀臺北思想起（上冊）》，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新聞處，2002年11月。
- 徐崎青：《臺北河川橋樑之旅》，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新聞處，2003年10月。
- 江志宏：《臺灣傳統常民社會的明幽二元思維——普度、祭厲與善書》，臺北市：稻鄉出版社，2005年5月。
- 陳君愷：《狂飆的年代：1920年代臺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臺北市：日創文化，2006年10月。
- 國立歷史博物館：《魏清德舊藏書畫》，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7年11月。
- 傅朝卿：《2007-2008 文化資產宣導推廣活動鐵道文化經典之旅導覽手冊》，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8年10月。
-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1926-1945）上》，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年1月。
- 張靜宜：《太陽旗下的台灣》，臺中市：莎士比亞文化事，2009年4月。
- 田哲益：《鄒族》，臺中市：莎士比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4月。
- 陳主顯：《臺灣俗諺語典·卷七·鄉土、慣俗與信仰》，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9年5月。
-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10年5月。
- 汪涌豪：《知日的風景：世相、人物與書情》，香港：中和出版社，2014年1月。
- 張良澤、高坂嘉玲：《日治時期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臺南州卷上》，臺南市：臺南市政府，2014年4月。
-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臺北市：玉山社，2014年5月初。

-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書》，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4 年 7 月。
- 文可璽：《臺灣摩登咖啡屋》，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14 年 7 月。
- 廣田千悅子著、林佩儀譯：《日本歲時記》，新北市：木馬文化事業，2015 年 2 月。
- 旅人誌編輯室：《臺北大稻埕，遇見舊城新風景》，臺北市：城邦出版社，2016 年 11 月。
- 蔡亦竹：《表裏日本：民俗學者的日本文化掃描》，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2016 年 11 月。
- 王文基、劉士永：《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7 年 7 月。
-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卷）》，臺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1 月。
-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
- 臺北城市散步：《臺北城市散步：走過，不路過》，臺北市：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
- 陳龍廷：《書寫臺灣人·臺灣人書寫：臺灣文學的跨界對話》，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17 年 12 月。
- 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18 年 3 月。
- 鄭安晞：《願社平和：臺中和平地區原住民聚落》，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8 年 12 月。
- 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  
<https://db.nmtl.gov.tw/site5/index>
- 台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www.literaturetaiwan.com.tw/poetry/04/04\\_01\\_01.htm](http://www.literaturetaiwan.com.tw/poetry/04/04_01_01.htm)